

# 筆底靜觀，

## 人之常情

少年時候，很愛泰戈爾的詩，那種精簡與樸素，帶着一些清澈的節奏，至今難忘。還吟得出《飛鳥集》的辭句：

我今晨坐在窗前，「世界」仿如路人，停留了一會兒，向我點點頭又走過去了。

就是如此，詞句簡單至極，意境卻說不出的闊大。人是一極，而世界是另一端。見於方寸之間，隨即擦肩而過。

成年後，也讀詩，這時的詩歌已漸漸成為多元與紛擾的意象。有許多的精彩，讓人應接不暇，同時也會迷失其中。有時候也在想，是不是少年時候對語言的敏感，也隨時間磨礪。這多少是令人遺憾的事情。

直至，讀到詩集《神降臨的小站》。

### 據几曾看

作者：葛亮，小說家，學者。

著有《北鸞》《朱雀》《七聲》《戲年》《謎鴉》《浣熊》等。



►《維拉達福瑞小鎮》，柯羅，一八六七年，現藏於美國國家美術館(National Gallery Washington D.C., USA.)

樹下，我們談起各自的理想  
你說你要為山立傳，為水寫史  
我呢，只想拍一套雲的寫真集  
畫一幅窗口的風景畫  
（間以一兩聲鳥鳴）  
以及一幀家中小女的素描  
當然，她一定要站在院子裏的木瓜樹下

這首叫做〈抒懷〉的詩，來自詩人李少君。清新有如白描，無一絲雕琢痕跡，在不經意間將人打動。吟詠之餘，也思忖這力量的來源。塵世喧囂中，人生起落自不待言。要保持獨立人格，以理想為界碑，談何容易。當下紛擾，一幅家常的小景，觸手可及。陶淵明採菊東籬，是避世的一隅。這小詩中的景致，卻是入世的，周遭是人聲，卻也盪漾成旋律。莫奈在他的吉維尼（Giverny）花園裏畫盡了蓮花，朝午四時，各不相同，細微處皆是情語。是小作品匯聚成了大手筆。〈抒懷〉亦是溫暖確實的念想，動人處，是人之常情。

木瓜、芭蕉、檳榔樹  
一道矮牆圍住  
就是山中的尋常人家  
我沿舊公路走到此處  
正好敲門討一口水喝  
門扉緊閉，卻有一枝三角梅  
探頭出來，恬淡而親切  
笑吟吟如鄉間少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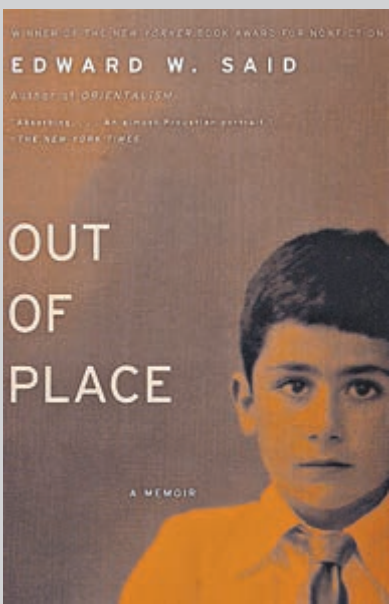
〈山中〉這首頗有幾分尋隱者不遇的情致，與〈抒懷〉互文而觀，視點相成補益。一自成風景，談與俗世的唇齒相依；一寫旅人所見，桃花源的隔絕隱密。點睛之筆是那「一枝三角梅」，較之葉紹翁《遊園不值》中出牆紅杏，更見日常之姿，與「木瓜、芭蕉、檳榔樹」共同構成平樸的田園風光。

白鷺站在牛背上  
牛站在水田裏  
水田橫卧在四面草坡中  
草坡的背後  
是簇擁的雜草，低低的藍天  
和遠處此起彼伏的一大群青山

〈春〉便彷彿李可染的畫意。再恬淡不過的鄉間渲染，遠山近水，都是着了淡淡墨色的。只給你一個寫意的輪廓。這輪廓間環環相扣，是天道的循環，也是自然的攜手。意境便愈見廣闊。中國畫講究留白，是以「虛」代「實」，空泛裏是無限的大。西洋畫卻是散點透視，講究的是由此及彼的立體感。如是觀，〈春〉的意境便是中西結合。看到的是實在的自然鏈接，卻又留有疏闊的想像空間，這空間的盡頭，便是心之安處了。  
此心安處是吾鄉。詩人之心安在？沖淡之外，亦有表白。〈可能性〉，便是吾國彼邦的兩個默然相對的剪影。



掃描 QR Code  
上大公網瀏覽  
更多資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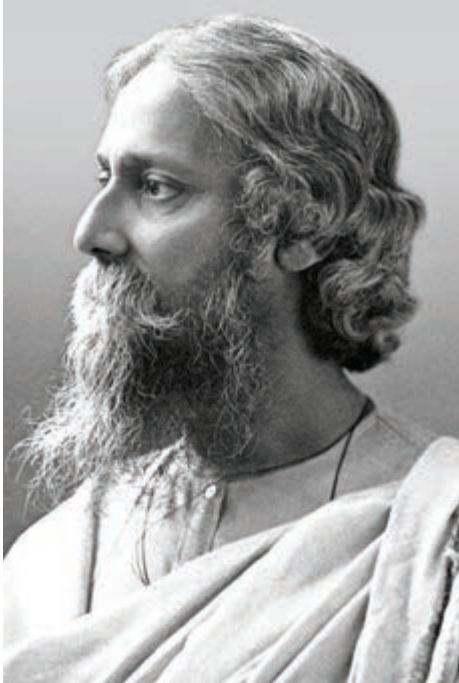


▲詩中的可能性與薩伊德的身份認同因惑有相似之處，圖為英文原著 Out of Place: A Memoir, Edward W. Said, Vintage, 2000



▲《神降臨的小站》，李少君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16年

▼印度詩人泰戈爾，他筆下的詩句簡樸清麗



在香榭裏大街的長椅上我曾經想過  
我一直等下去  
會不會等來我的愛人

如今，在故鄉的一棵樹下我還在想  
也許在樹下等來愛人的  
可能性要大一些

等待是廝守的前奏。或是焦灼，或是宿命。詩人等待的是愛人，也是己心。薩伊德（Edward W. Said）的回憶錄，題名為 Out of Place，內地譯為《格格不入》，是薩氏數十年來以外來者身份自處於美國主流文化界的姿態。而台譯本為《鄉關何處》，卻是另一份關於人生的境界。薩氏自言，「我在書中回憶的人與地方，有許多已不復存在。」這是追悔，亦是遺憾。時間，地點，與人。這亦是李少君詩中的「可能性」。詩人以最直觀的比對，將兩幅圖景拼接。默然無語的畫面，之下卻是暗潮湧動。異鄉與故鄉，作為意象，常見於李少君詩中。「小酒館裏昏黃的燈火／足以安慰一個異鄉人的孤獨／小酒館裏喧嘩的猜拳酒令／也足以填補一個異鄉人的寂寞。」〈異鄉人〉、〈在紐約〉、〈探親記〉，念茲在茲。「離散」（Diaspora）是關於遊子永遠的主題，無法逃脫，令人權衡無盡。「老樹」是鄉關的象徵。「大一些」的「可能性」，於詩人而言，大約便是心之歸處。

詩者的心氣平和，賦予他的詩歌一種正統而端麗的氣質。浮躁的當下，這種氣質塑就了詩人作為古典價值觀薪傳者的身影。溫潤的詩句中，我們可以讀到「修齊治平」，亦因之感受到「內聖外王」的人生格局。

►李少君〈春〉詩中可見李可染畫意，圖為李可染《巫山雲圖》



當我君臨這個海灣  
我感到：我是王  
我獨自擁有這片海灣  
它隱身於狹長的凹角  
三面群山，一面是一泓海水  
——浩淼無垠，通向天際

眾鳥在海面翱翔  
眾樹在山頭舞蹈  
風如彩旗舒卷，不時招展飛揚  
草亦有聲，如歡呼喝彩  
海浪一波一波湧來，似交響樂奏響  
星光璀璨，整個天空為我秘密加冕  
我感到：整個大海將成為我的廣闊舞台  
壯麗恢宏的人生大戲即將上演——  
將為我徐徐拉開其絢麗如日出的一幕

而此時，周圍已經清場  
所有的燈光也已調暗  
等待帷幕被掀起的剎那  
世界被隔在了後面  
世界在我的後面，如靜默無聲的觀眾

這首詩，叫做〈夜晚，一個人的海灣〉。詩歌恬淡的內裏，有一種「王氣」。「君臨」這個詞，是驕傲的，代表了「駕馭」「放展」與「獨尊」。以「君臨」的氣勢觀賞的，是一場嘉年華般的海灣圖景。喧騰、熱烈、闊大，「彩旗舒卷」，「歡呼喝彩」，「交響樂奏響」，「星光璀璨」。聲色俱麗，皆為一人。是人生高潮前的積聚與暗湧，蓄勢待發。然而，詩人筆鋒一轉，絢爛歸於黯然。場景倏然安靜。這其間的落差，說的是「人生如戲」，再過繁盛，只不過是被「世界」觀賞的所在。只是「人」作為主角，被厚重的帷幕障眼。「世界」是冷漠的，是泰戈爾筆下的「路人」，亦是李少君詩中的「觀眾」。你的精彩紛呈，於它，不過是一瞬間的风景，稍縱即逝。但這風景中的人與事，卻並不自知，欣然或者惶然地繼續走下去，演下去。

同樣，在〈暴風雪之夜〉中，這種戲劇感以一種更為濃重與清晰的方式呈現出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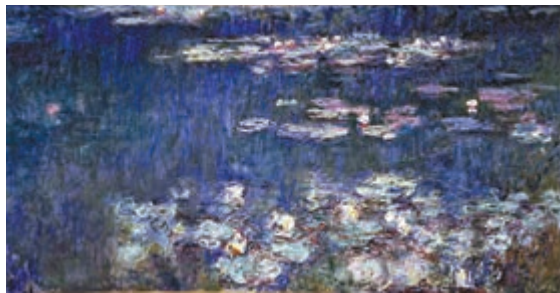
那一夜，暴風雪像狼一樣在林子裏逡巡  
呼嘯聲到處肆虐  
樹木紛紛倒下，無聲無息  
像一部默片上演  
我們鋪開白餐巾，正襟危坐  
在廚房裏不慌不忙地吃晚餐  
而神在空中窺視

只有孩子，跑到窗戶邊去諦聽

柯羅的風景畫，對自然最真實也是最殘酷的模擬，因為太真，觸目驚心。這份感覺放大於詩句。「呼嘯聲到處肆虐／樹木紛紛倒下，無聲無息／像一部默片上演」。安靜，龐然，卻驚心動魄。在這背景之中，「人」「鋪開白餐巾，正襟危坐」保留着高貴的矜持與自制。而同樣，一個如同「世界」的角色「神」在「空中窺視」。再次將人的淡定轉化為表演。「人」作為「心」的王者，在詩人筆下彷彿「反崇高」的對象。而只有「孩子」在這安靜的場景裏，是一個不安分且不和諧的音符，他以「跑」的姿態去窗邊「諦聽」，這份好奇，卻是詩人所欣賞的唯一真實。

我在一棵菩提樹下打坐  
看見山，看見天，看見海  
看見綠，看見白，看見藍  
全在一個大境界裏  
坐到寂靜的深處，我抬頭看對面  
看見一朵白雲，從天空緩緩降落  
雲影投在山頭，一陣風來  
又飄忽到了海面上  
等我稍事默想，睜開眼睛  
恍惚間又看見，白雲從海面冉冉升起  
正飄向山頂  
如此一一循環往復，彷彿輪迴的靈魂

所謂境界，一如這首〈南山吟〉中虛實相生、情景交融之意。李少君在重塑古典詩歌的意象結構的同時，也在整合中國文化傳統之下的哲學精神。這首詩歌中，可見儒、道、釋三家之思想的淬煉與融會。打坐而至靜觀，海天一色，一體渾然。詩情與禪意的集合，是人與自然之關聯；雲的投影，因游動而生變，是「動靜一源，往復無際」辨證；默想、冥思而參悟，是個體對自我生命超越與追尋的終極。在詩人的〈朝聖〉、〈落葉之美〉等詩作中，皆可見其以人入境，以情化境之詩學歸屬。藉沉靜高遠的輪廓，勾勒其對人生理想的圓融之態。



▲莫奈所繪《睡蓮》（Les Nymphéas）與詩人描繪場景有異曲同工之妙

### 結語

這就是李少君的詩，在我們為世界所觀賞與玩味時，他靜默地看着，以一個塵世的「諦聽者」與「過客」的身份。他的詩，將他的所見質樸地呈現給我們。猶如徐徐展開的畫卷，如此的明晰而沉靜。